

大搞“医学种族主义”，通过怪罪外国人和移民来转移矛盾、甩锅推责

美国抗疫历史劣迹斑斑

惯于污名化

就在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肆虐美国之际，一些共和党政客不思抗疫，却把矛头指向外来移民。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本月初在记者会上说：“无论是什么毒株，它们都是从南部边境传进来的。”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一面指责拜登政府允许可能携带新冠病毒的人自由进入美国，一面禁止本州各地实行强制口罩令。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评论说，部分共和党人又退回到恶毒的旧把戏中，企图通过指责外来移民转移美国民众注意力。

纵观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疫情中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的污名化频频发生，这些“背锅”群体因此受到巨大伤害。

1832年，纽约暴发霍乱。起初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都是贫困社区，而这些地方往往爱尔兰移民较为集中。不少纽约人于是将疫情归咎于爱尔兰移民，称他们染病是“咎由自取”。

19世纪后期，美国排华情绪高涨，卫生官员和政客常常把中国移民同疾病和肮脏联系起来。1876年，旧金山暴发天花疫情，该市卫生官员立即将其归咎于“无视美国卫生法规的中国人”。

美国正在经历又一波新冠疫情高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日均新冠死亡人数达1100人，为3月中旬以来新高。随着疫情恶化，美国政客再度掀起疫情甩锅高潮，在继续指责中国的同时，开始把矛头指向拉美裔移民。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根深蒂固，历史上曾屡屡出现遇到疫情就指责少数族裔或外国人的情况。如今面对新冠疫情，美国政客故伎重施，大搞“医学种族主义”，通过怪罪外国人和移民来转移矛盾、甩锅推责。但这对抗疫毫无帮助，最终只会作茧自缚，害人害己。

20世纪初，对新移民的歧视在美国成为风潮。当美国东海岸暴发脊髓灰质炎疫情时，居住条件普遍较为恶劣的意大利移民中很多人染病，于是被指责造成疾病流行。

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出现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没有拿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将来自海地的外来者列为高危人群之一。

2014年西非发生埃博拉疫情，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等西非国家的人成为被歧视对象。一个典型案例是，两名尼日利亚学生只因来自疫情发生国就被大学拒绝录取。

对这一段段黑暗历史，《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以及《时代》周刊等美国媒体都进行过揭露。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纳塔利娅·莫利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责怪移民、实行“医学种族主义”的做法在美国有很长历史。“随着感染率上升，死亡率上升，找替罪羊的行为就会增多。”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乔纳森·齐默尔曼日前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历史上每当有疫情暴发，美国总是把矛头对准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他们成为方便的替罪羊，免除了我们其他人对疾病和死亡的责任。”

害人将害己

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历史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严重种族主义问题。种族歧视积重难返，像病毒一样肆无忌惮地传播，加重了疫情期间的排外倾向和极端情绪。

美国圣克拉拉大学副教授谢丽·王(音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诽谤少数族裔——特别是在危机来临时，这种做法在美国历史久远，其根源是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对白人力量被削弱的恐惧。有些美国白人经常鼓吹种族谬论，将其他族裔描绘成比白人低下、肮脏或危险的群体。

“医学种族主义”的结果往往是误导公众去责怪少数族裔或外国人，却忽视自身防疫措施，导致疫情防控不力。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弗赛德分校副教授金·伊·迪翁专门研究过“疾病政治化”问题。她指出，如果普通民众将一种疾病看成是外国人才会有的，他们就不会采取预防措施，自身感染风险就会加大。

比如，此次疫情期间，曾有堪萨斯州官员宣称其所在地区不需要执行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因为那里“没有几个中国人”，很安全。

如果说在历史上的一些疫情中，对少数族裔和外国人污名化还有部分原因是人类对传染病原理缺乏科学认识，那么在医学发达的今天，这种行为则完全是政客们为了掩盖自身抗疫失败甩锅推责，利用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偏见有意而为之。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齐默尔曼认为，美国本可通过给更多人接种疫苗、要求戴口罩等预防措施来遏制新冠疫情，但在确诊和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些州，政客们不是在努力改进人们的防疫行为，而是对边境以外的人指指点点。

南加州大学教授莫利纳说，对政客们来说，责怪来自其他国家的人，而不是选民或自己，总是要容易得多。这种情况短期之内是不会改变的。

(新华社华盛顿8月29日电)

美国定于8月31日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表示不会允许美方延长撤军时间

进驻喀布尔机场，塔利班要“送走”美军？

阿富汗塔利班28日说，塔利班人员已经进驻喀布尔机场内一些区域，但美方否认这一说法。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同一天说，喀布尔机场“很可能”36小时内再次遭遇袭击。

依据白宫发布的声明，拜登28日上午与国家安全和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开会。拜登说，当地局势依然“极为危险”，针对喀布尔机场的“恐怖袭击威胁依然高”。“我的指挥官们告诉我，24至36小时内，很可能发生袭击。”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同样发布警告，说喀布尔机场面临“具体、可信”的袭击威胁，敦促在喀布尔机场附近的美国人“立即离开”。

喀布尔机场外围26日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和枪击，美军13人死亡、18人受伤，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宣称发动这次袭击。作为反击，美军派出无人驾驶飞机27日在阿富汗炸死两名、炸伤一名“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成员。

拜登28日说：“这次打击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将继续追剿参与那次令人发指袭击的任何人，让他们付出代价。”拜登说，美方继续在阿富汗撤离人员，“昨天又撤出6800人，包括数百名美国人”。

五角大楼28日说，本月14日以来，



8月27日，伤者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美国已经从阿富汗撤出超过11.7万人，其中大约5400人是美国公民。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说，仍有大约350名美国人希望离开阿富汗，大约280名美国人准备留下或没有向政府说明他们的打算。

美国定于8月31日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并在这一期限内撤出美国公民和曾为美国服务的阿富汗人。塔利班已经表示，不会允许美方延长撤军时间。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28日说，驻喀布尔机场的美军已经开始

撤离，但拒绝披露美军现有人数。美联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驻机场的美军已经从最多时大约5800人降至不足4000人。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28日表示，塔利班人员已经进入并控制喀布尔机场内一些区域，将在美军撤离后和平接管机场。塔利班另一名发言人比拉勒·卡里米也在社交媒体表示，塔利班人员已经进驻喀布尔机场部分军事区域。

然而，柯比否认塔利班方面的说法，也拒绝说明美军空袭“伊斯兰国”

阿富汗分支的行动是否获得塔利班提供的情报及其他帮助。一名塔利班人员29日告诉路透社，塔利班的工程和技术人员已经准备接收机场，“我们正等待美国人最后点头，继而完全掌控机场。双方都希望快速交接”。

在28日的记者会上，被问及“最后一批飞机起飞前”，塔利班人员是否会进入机场接管安保时，柯比回答：“我不会讨论这些细节……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始终有能力自卫。”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阿富汗人在机场外告诉美联社，他曾为驻阿美军担任翻译，试图搭乘飞机离开阿富汗，通过了3道塔利班关卡，在第四道被拦下。塔利班人员告诉他，美方只允许持有美国护照的人通过。“我看不到希望。如果撤离行动结束，我们会怎么样？”

法新社报道，十多辆客车28日在机场主要入口卸下乘客。一名塔利班人员说：“我们有美国人给的名单……如果你的名字在名单上，就能通过。”

塔利班先前宣布大赦，呼吁阿富汗人不要逃离，表示美军撤离后将恢复商业航班。

土耳其官员与塔利班代表27日在喀布尔会谈。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当天晚些时候说，塔利班希望掌管机场安保，由土方负责后勤。埃尔多安说，土方将等局势稳定后做决定。(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